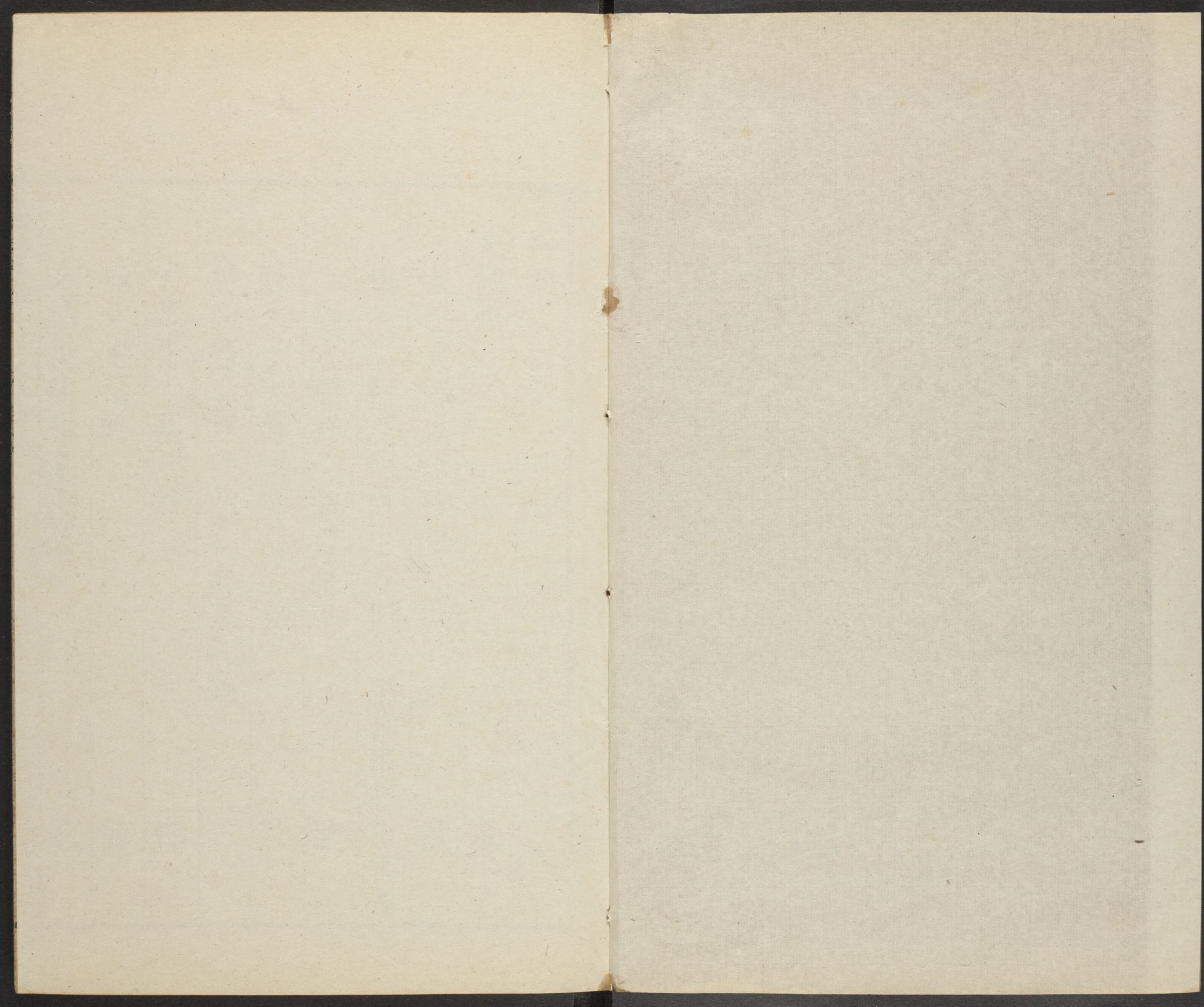


T5238.0/0623

+



文編卷之六十二目錄

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歐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

謚文簡程公墓誌銘

歐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歐

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王

貞曜先生墓誌銘

韓

施先生墓銘

韓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歐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歐

孔處士墓誌銘

王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王

王逢原墓誌銘

王

王深父墓誌銘

王

柳子厚墓誌銘

韓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韓

李元賓墓誌銘

韓

覃李子墓銘

柳

故霸州文安

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并序 歐

潮州長史 鮒君墓誌銘

歐

尹師魯墓誌銘

歐

梅聖俞墓誌銘

歐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王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王

馬氏女雷五葬誌

柳

馬少監墓誌銘

韓

薛質夫墓誌銘

歐

張子野墓誌銘

歐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

歐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歐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歐

文編卷之六十二

墓誌銘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寶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湖

帛子行

校刊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歐

此文之密豈在班孟堅下...哉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

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

常為諸侯後徙其封於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

為氏自杜赫為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

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於晉又

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而至於祁公其
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
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
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
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
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
公為人尤潔廉自剋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
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
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
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

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
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
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揚州觀察推官
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
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
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為河北路都轉運
使遂知天雄軍召為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
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
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
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

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
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
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
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
行始居平遙嘗以士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
肯決以待公歸知訶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
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
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
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
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

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
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
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
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
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
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
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
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
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
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

細

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其闕公以問
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
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
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
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
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
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
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
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
曆之初上馱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

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

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

叙得有味

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
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
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
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
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
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
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
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

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
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公
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
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爲朋黨
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
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
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
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
所入分給宗族調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
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

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
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
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
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
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
而爲善惟日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
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
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
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誥大理評事訢太常博
士訥將作監主簿誥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

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秘閣校理李紘次適畢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浴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昆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宮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為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

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為少不俾黃耆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誥

變實文貫簡整總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

令謚文簡程公墓誌銘

歐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

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河南伊闕之
某鄉某原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修曰禮宜銘
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
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
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
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
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明祖妣秦
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
冀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楚氏公以大中祥符四
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改著作

佐郎知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僖中詔舉辭學
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
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
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來賀即位乃選
公爲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公遽
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
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
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
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
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

當陞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爲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爲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旣作而後議者以爲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寮吏皆不能窺其所爲正月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遨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爲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旣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

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心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取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

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爲能遷
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
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
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所居隘其炷
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
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
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
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
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
有節雖一金不可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

本官叅知政事司天六月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
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修德政而已
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
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
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
連出語及仲淹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明其誣
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爲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
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
以語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
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

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逮與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官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明屈爲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未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來戒諸

堡寨按兵閉壁虜至以爲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爲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諒祚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爲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僞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

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
畫規爲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
於其人人爲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
卒不復用旣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爲
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
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戶七千四百
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
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
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
職方員外郎榮謹次適秘書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
郎晁仲約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
簡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
昌孫守秘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寡言笑
慎於知人旣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
得其驩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
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諤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
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
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
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遠彌長

此與神道碑二文相比其書不書互見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歐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爲晉陵著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爲真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淝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知湖州爲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

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爲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干內服除爲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局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兼勾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翰

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
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審
刑院群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書禮
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朝人
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爲人清儉謹默內剛外
和群居笑語謹謹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
必思而後對故其濫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不可
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
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卬世厚風俗宜
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

○併其語及議論合叙之

意當少緩其事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
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

紀言格

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

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而新樂未施於

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

可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爲間歲議

已定公獨以爲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

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

士子果以爲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

子群臣多以皇嗣爲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

嗣于山川即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
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
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慶
宮災公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于
商丘國家乘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
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
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
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
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疆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
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北宮今西

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
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爲登萊視京師爲
東北隅乃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
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
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
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
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
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
其後并州議建軍爲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
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闕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爲

宋星遷實沉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土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旣慎靜而當大任尤顧惜大體而群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狀之曰變法古人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

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爲一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爲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英宗即位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仕未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爲政不畧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即位遷左丞五月

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即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寤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吳

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爲都官員外郎次曰遵路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厚秘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脩太常寺太祝行脩守秘書省校書郎簡脩試秘書省校書郎世脩德脩安脩奕脩慎脩益脩公自爲進士知名于時揚文公億得其詩題于秘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爲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

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秘術非吾欲也浮圖歎
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
衣時有文集四十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
其氣溫溫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
蔚有嘉話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
後必如之久而愈信孰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
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宜國黃耇七十而止
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不朽

變貫總庶文

中丞

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王

來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

司農

群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

戶令

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

郎

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

文宣

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

諱半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

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

諫院矣上書請

明肅太后歸政提出二大事天子而廷奏樞

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

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兖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秦五州留守南京而交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兖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恠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

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

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書

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庶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機祥事在寧州道士治

真武像有蛇穿其立則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焉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畧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輒權彊所忌讒誦所讐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貫變簡

幕

貞曜先生墓誌銘

序一事

韓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玠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鄴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亟而揉之內

奇語歐公梅聖俞誌用此格

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劇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搯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撥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闕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鄴郢

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
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
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
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
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于世次爲叔父
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
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國學 施先生墓銘

韓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

其察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
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
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
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
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
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
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
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
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
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

曰媿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
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爲博
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
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
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
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
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變虛簡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并序

歐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

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以發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
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
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
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
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
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
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
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
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
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

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

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長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于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玉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
原惟迂百山社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
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闕浮雲刮磨蔽蝕
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
不在斯文 正簡文貫

銘詞擬樊宗師銘

一生大事或提在前或綴在後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并序

歐

此文極其變化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
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

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作傳徂魯之望先生魯人之
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
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
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
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
乎已吾言不用細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說却兩通發憤
作為文章極陳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
惡是是非非無所諱世俗頽駭其言由是謗議喧
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必擠之死先生安然
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

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竒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

一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竒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

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
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
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
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
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
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
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
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
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
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

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
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脩哭之以詩以
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旣沒妻子
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
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
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
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
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
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今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

與子之道分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變貫虛實

孔處士墓誌銘

王

先生諱昉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於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

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為耻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勅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為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為言乃詔以為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為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為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第曉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

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一
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
于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為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
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
於世耶若先生固不為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
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
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私維志之求 圓正貫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王

此而以夫人李氏耐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
一女嫁為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
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
桑有餘輒以贖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
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
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
于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為異
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
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
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王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
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
人未飯其夫婦必尚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續其夫

婦必尚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
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
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充篤於友愛見弟有過
則頰色愈溫湏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旣而即
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
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
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
其警歎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
有所絀一至訟庭及著械同絀數十人爲之皆哭掌
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其謂其

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
以葬也爲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
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
二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
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尚書屯田員外郎
曾祖諱英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
楊氏生堯适枉堯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云

貫繁

議論 王逢原墓誌銘

王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

呼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
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
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已
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于妻子內有以明于已外有
以行於妻子則其言必不孤立于天下矣此孔子
孟子伯夷柳下惠楊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
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
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
其所以言中予愛其言即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
所以言浩浩乎其將以公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

乎其將追而不至也公是慨然歎以爲可以任世之
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
嗚呼今棄予而死矣悲夫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
謹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琪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
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卒之九十三日
嘉祐四年九月丙申葬于常州武進縣南鄉薛村之
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
女銘曰

壽胡不多天實爾嗇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
嗇也推之樂以不嗇不然以疑嗚呼天民將在于茲

滾滾
議論

王深父墓誌銘

王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人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

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于楊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歿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歿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志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于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

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
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候官爲候官人者三世曾
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
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
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
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
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
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
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
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